



位置: 首页 >> 《风火与风情》

专题报道

学术前沿

行业资讯

相关文章

- 舞美当家：艺术新趋势
- 敬畏舞台
- 戏曲视觉审美的再发展
- 构建地方戏曲发展平台...
- 中国现代舞台美术的民...
- 《骆驼祥子》灯光设计...
- 关于对舞台灯光设计中...
- 潮剧舞台美术概述
- 湘剧的舞台美术
- 舞台灯光与舞台布景的...
- 绿叶扶红花
- 亮度小议
- 临摹与想象是化妆造型...
- 光的旋律
- 能者无疆
- 填补学术空白重构戏曲...
- 传统神韵与现代审美的...
- 创新求索追求卓越
- 舞台上的风景线
- 一目了然和视而不见
- 奥林匹克新视界
- 翱翔舞台上的蓝天
- 粤剧舞美的走向
- 中国现代舞台美术的民...
- 浅谈灯光色彩在滑稽戏...
- 关于对舞台灯光设计中...
- 舞台是自由的
- 童心，还是童心
- 构建地方戏曲发展平台...
- 传统神韵与现代审美的...

风火与风情

来源: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日期: 2007-11-15 15:34:40

一一遥看话剧《十三行商人》二题

(一) 风风火火的一页历史，被悄然地翻开

看《十三行商人》，是正规的首场演出。当舞台的大幕徐徐地拉开的时候，呈现的舞台景象，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一下子使我正襟危坐起来，我忽然觉得要调整一下我的审美习惯。舞台是将近二个世纪之前的南国港口。厚重的原木构架的码头，粗拙却显得大气、磅礴；整个舞台上部的倾斜的“同宜行”牌匾，压抑却富有视觉冲击力。从此一瞬间始，舞台将我带进比较陌生的历史门槛里，直面了主人公潘亦仁（潘伟行饰），直面了潘家上上下下，直面了十三行商人们。我也被卷入了那一段历史情感的漩涡中，深深地感受了这一页历史的风火和风情！

按我本人观剧的常规的判断，一出新戏的上演，演上七、八场左右，一般情况下，是观赏性较佳的时段。其因由是舞台上磨合得差不多了，舞台整体的运转进入了自如状态。尤其是演员，面对观众，创造人物的心态也已经调整到位。从陌生到熟悉，从感觉新鲜到激情昂然，开始尽情地释放出自己身上的艺术创造的能量。舞台艺术的创造中，都有低谷期与巅峰期，呈起伏的、波浪型的曲线状。这个时段，我认为是这一个舞台的头一个的巅峰。《十三行商人》的舞台，迎头就让人刮目相看，紧跨了几步台阶，站在一个较高的舞台制高点上，有声有色地向我们诉说了十九世纪的、一段让所有中国人永远不能忘怀的历史。

在戏剧舞台上，不是所有的历史都翻得开的，也不是所有的历史都能翻得好的。但《十三行商人》的舞台，在比较尊重历史的基点上，打开这个舞台的大门。十九世纪上半叶，清皇朝奉行“一口通商”的政令，拿今天的话来说，可以认为是当时清皇朝“改革开放”的一个举措。大清国的长期闭关锁国，已经与西方世界产生了愈来愈大的隔膜和差距；同时，以英帝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们在完成了他们资本主义初级资本积累后，也越来越对中华帝国垂涎三尺，跃跃欲试，逐步地向东方“圈地”了。历史已不可逆地征程到这样的时刻，必然会风起云涌一番，碰撞出火花，孕育出奇葩。广州十三行的萌芽、兴起、发展，走向鼎盛、辉煌，又走向衰败、落日，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奏响的也必然是这段历史的交响曲。十三行的商人们裹挟在风风雨雨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旋涡中，也必然使他们扮演了这一段“转型期”的独特角色而流传下来，让后人任其评说，让舞台回归再现。

在这个舞台上，在“再现”历史氛围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主要的着墨点是塑造以潘亦仁及其家庭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们的形象。既对他们作了历史时代的评价，也对他们作了道德的判断。既触摸了苍凉、凄厉历史陈迹，也拷问了剧中每一个人物的灵魂。以主人公潘亦仁为例，他的一生命运多桀，多面的、双重的、悖论化的性格和人格，始终拌羁了自己的人生况味，牵动着他与家里家外和与之相关人物的情感扭

派。他曾拥有过叱咤风云的岁月，也遭遇过“塞翁失马”的日子。然而，在宛如战场的商场上，随着种种的变迁、变革，他渐渐经受不起相遇历史的磨砺和撞击，他的信念也时时与身边现实相砥牾。从首场轰轰烈烈地张灯结彩、披红挂绿，为大儿子办婚事，踌躇满志，胸怀朝气为开端，到22年后的剧尾，潘亦仁点燃了一把火，一切化为乌有，同样是“轰轰烈烈”，却以悲怆的这一“笔”，划下了自己人生的句号。令人概系万千的。剧中的十三行商人们，也与潘亦仁一样，同样是几乎化了毕生的心血，几代人的奋斗，走在大起大落的人生征途上，扮演着千姿百态的角色。有的透着历史的正气，有的苟且偷安，有的同仇敌忾，有的尔虞我诈，在泥石俱下的历史潮流中，找到了自己历史的归宿。他们营造的十三行“大厦”，最终还是倾倒在自己的手中。这既是他们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

《十三行商人》的舞台，正是从这个直面的历史视角，填补了这一段历史舞台的空白。可以说，这是一段不容易翻开的一幕历史，也是一段不容易读懂的一页历史。我认为“一口通商”的一页历史虽然已经翻过去了，但给当代史家们留下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却远远没有打上句号。历史的课程既复杂又简单，既难懂又明白，既充满着偶然的戏剧性的因素，又循环着必然的不可逆转的惯性。凭借主观的情感或其他的情结，去否定历史是较为容易的事，但是，历史一旦报复的话，它将会成倍地落到否定者们的身上。此剧比较尊重历史的唯物史观，尊重历史自身的导向，去体察历史的现象，去判断历史的功过，已在这个舞台上初见端倪：这样的历史剧（或称历史故事剧）已产生应有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的价值。

（二）南国的舞台，依然风情荡漾

我看《十三行商人》，是有一定的距离感的。不必忌讳，主要是对极具地域色彩的历史不甚了了；同时，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历史淘冶、筛选，对十三行商人应做何种全面的历史评价？然而，这个“距离感”到了演出的舞台上，却不生疏，却给了我产生了宛如布莱希特所推崇的“间离效果”：新鲜的视觉感受，客观的思辨判断。除了上一节对潘亦仁作了一下粗略的扫描之外，我认为舞台整体形象的体现和把握，是有历史的份量的，是有直观的力度的，因而，拉近了与我们观赏者的距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艺术。《十三行商人》的舞台也不例外。在它的舞台上，荡漾起历史的风情，南国的风情，岭南文化的风情！这里，我认为，以导演和设计者为代表的主创人员之间，他们默契的、同步的、有效的合作，找到了较好的整体风格和整体样式，才有了一方土地上所已有的艺术特色。

这个舞台一开场呈现的舞台样式，极具视觉冲击力，一下子奠定了整个舞台的演出风格。那开放式的、直面大海的景观，一下子将人们带进南国港湾和码头；那泰山压顶般的“同宜行”匾牌，超大厚重的制作工艺，独特且又象征的置放，也一下子将我们推入这个历史的门槛里。它所营造起的客观的、自然的、物质化的空间，与戏剧的、人物心理的空间也一下子揉合成“这一个”舞台的空间语言，也揉合出自己的舞台风格了。该剧的导演和设计者是经常在一起的合作伙伴，无疑，他们相互之间的艺术“脾气”十分了解的，从艺术的观念张扬，到多元的体现手段，步调几乎是一致的。例如，导演对全剧舞台上所提供的空间，作了全方位的处理，尽情地运用。这个舞台的空间，是开放的。造型是变形、夸张了的。“同宜行”匾牌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潘亦仁们心中的阴影、灵魂的倾诉和呐喊。导演借用这个形象化的戏剧性的符号，融入整个戏剧矛盾、发展的进程中。它的辉煌、衰落乃至在一把熊熊烈火之中，悲壮地“自焚”，与潘亦仁踏着同样的，不，是不分彼此的脚步，毅然走上了圆寂之路，磐涅了自己也磐涅了历史。

艺术表现的内容与形式，常规情况之下还是统一为好，这是我的基本艺术创作观念。尤其是在舞台创作上，是整体性、综合性较强的艺术，内容与形式之间，很难截然分家。相反，更需要强调它们之间的统一。《十三行商人》的设计，是属于形式感较强的舞台，但它还是隶属于戏剧内容表现的需要，而没有孤立地去表现自己。从空间的结构，材料的选取，象征的语言，都是服从于戏剧故事叙说，情节的展示，人

物的塑造等，去完成舞台整体的创造。导演在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是自觉地采用互补互动的方式，充分利用舞台上每一寸“土地”，使舞台画面没有多余的、无意义的空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我经常看到有的导演者，往往浪费“土地”，往往浪费甚至吃不透设计者的艺术意念；相反，设计者也有跟不上趟的时候，在舞台上产生不和谐之创造之音。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有悖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创造不成熟的一种表现。

《十三行商人》舞台上，还不能忽视舞台表现手段的多样性，尤其是浸透了岭南文化的博纳与开放、明快与透亮的特点和气息。演出适度地揉进民俗、民间习俗演示，粤曲舞蹈的点缀，更增添了地域风情，丰富舞台的亮色。将原本比较沉重的历史生活，作些“解构”，是有益于可看性的。历史剧或历史故事剧，要让当代观众乐于接受，必须适度地剥去过于厚重、沉郁的历史外衣，擦去一些多余的尘埃，才能让观众看得分明、真切，才能贴近和激发当代观众的审美激情和思考。

由于，我看的是首场，上述写的关于舞台上历史的把握和整体的驾驭，也是直观性的观感。细究起来，日后需要进一步调整的方面仍存在不少。例如，人物关系既要梳理各自的个性又要缜密、合理他们心理空间的舒张，特别是潘家屋檐下三位主要的女性角色。例如，有洋人出现的几段戏，更要细雕，精到，不要有漫画化的倾向。还例如，在景的基本格局的不能变的情况下，它的空间转化要做得合理、流畅，力使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也就是说，静态中的景和动态中的景，都给予它们有“说话”的机会和权利。因此说，在演出一段时期后，调理和整修是必然的。细化人物形象的塑造，舞台景观继续走向极致，那么，它的整体形象、风格，就更会鲜明、鲜活、完整、完美。

《十三行商人》的舞台，创作演出者们关注自己脚下生活的这方土地，关注自己代代相传的文化风情，大胆的、责无旁贷的去打开这一页历史，搬上舞台，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实践，从而，填补了岭南戏剧舞台的一块空白。同时，它的运作方式，又不是采用传统体制下的制作程序，而是引进“竞标”的方式，组合或者说整合创造的优势力量，也是一次大胆的整体性的艺术创造的尝试。尝试并不等于成功，并不是一种标杆，但尝试与创新一样，永远是艺术家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十三行商人》的舞台，它已酿成了一壶可爱的酒，拙朴透着大气的酒瓶，装上了已经可以闻得出的纯正的酒味。我期盼随着时间的推延，变成一壶真正醇香的好酒，一壶岭南舞台上的好酒！

2004.7.21. 北京架松居.

作者：蔡体良

▶ [版权所有](#)

▶ [法律声明](#)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京ICP备06012649号](#)